

如何以「我及笄那天，雪下的很大，他说要退婚」为头，写一篇小说？

（已完结） 《相见欢》 HE

1

我及笄那天，雪下的很大，他说要退婚。

偌大的宴席上，静的可怕。

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直挺挺的跪在父皇面前，低着头沉声道，「臣自知配不上公主，甘愿与公主解除婚约。」

父皇一怒之下，将面前几案上茶盏砸到了他的脑袋上，滚烫的茶水带着鲜红的血顺着他的额头流至鬓角，再滴落到衣领上。

「父皇……」我忙拉着父皇的袖子，「父皇息怒。」

我知道，其实不是他配不上我，而是我配不上他。杨珏出身华阴杨氏，祖上出了三个皇后，四位丞相，六员大将，是真真正正的郡望之府，簪缨世家。

若非是因为母妃与他姑姑杨妃交好，这婚事自是轮不到我的，
我该有自知之明的。

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臣甘愿受任何处罚。」他抬起头直视着父皇，眼神里分明就是坚定与不屈。

我忽然就想放弃了，强迫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但偏偏我心里怎么如此难受。

父皇虽怒极反笑，但我知道，他不会真的处罚杨珏。边关大乱，他才刚刚取了战功回来，若此刻受惩，必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

所以这个台阶，得需要我来给。

我跪在杨珏旁边，强压住内心的酸涩，「父皇，既然杨小将军不愿，便算了罢。」

此话一落，他猛然转头看我，似乎是极为惊讶，我别过脸不去看他，只安安静静的跪在大殿上。

四周的窃窃私语全数进了我的耳朵里，平日里看不惯我的贵女们也都鄙夷不屑的看着我。是了，一朵肆意生长的野花怎么能配得上名贵的瓷器花瓶呢。

父皇沉吟了片刻，继而开口，「如此，那便算了。」

「多谢父皇。」

「多谢陛下。」

异口同声，这大概是我头一次与他心意相通。

父皇又似乎是觉得亏欠于我，下令允我出宫立府，又赏了万两黄金，三对玛瑙环，五套汝瓷茶具和其他数不清的宝贝。

我想回到自己的位上，杨珏却拉住了我的袖子，他那双眼睛可真好看，像小时候一样，我听见他说，「多谢。」

「不必。」我拂开他的手，浑浑噩噩的坐回到座位上，只觉得浑身发冷。

一直捱到傍晚才结束，等他们都走后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踏出这道门的。

外面雪下的真大啊，风裹挟着雪花飘飘洒洒，不一会儿就落满了我整个肩头，我眨了眨眼，睫毛上也落了几朵雪花。

我轻呼了一口气，白雾瞬间升腾。

「喂，你何人，怎么一个人在这？」

我听见这声音吓了一跳，抬眼一看，才发现假山后边出来了一位红衣男子，披着厚厚的白色狐裘，一双狭长的凤眸，眼尾旁长了颗妖艳的痣，整个人吊儿郎当却又异常明艳热烈。

「我，我……」

还没等我说完，他突然凑近，左手托着下巴，若有所思的道，「原是个小结巴啊。」

「小结巴，你一个人在这不冷吗？」他指了指我冻得通红的鼻子，忽然又攥起了我的手，「手也这么凉。」

温热干燥的手包裹着我冻得像胡萝卜的手，不知怎么的忽然就很想哭。

他忽然急起来，「啊喂，你，你别哭啊。」

2

我硬生生将眼泪憋了回去，带着鼻音嚟嚟的反驳，「我才不是小结巴。」

「那……」

我知道他想问什么，「六公主芜华。」

「啊哈哈。」

他突然尬笑出声，随即放开我的手，似自来熟一般一下子圈住我的脖子，「负心汉可一点都不值得。」

原来我被退婚这事早就被旁人知道了，估计整个京城都传遍了吧。

「你，你放开！我要回宫了！」我俩现在这样的姿势实在是不合礼法。

人人都道六公主礼数周全，其实我真的很羡慕旁的姐妹们，她们可以毫不避讳地跟父皇撒娇，可以任性妄为，但我偏

偏不可以，因为我没那个资格，若非是十岁那年我替父皇挡了一剑，恐怕现在还在冷宫苦苦度日。

母妃时常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「阿芜要听话。」

我记了好久，久到这句话我时常在心里反复咀嚼。

我听见他「啧」的一声，然后就松开了我。

「没意思。」

是挺没意思的，像我这样循规蹈矩的人该是人人都不喜欢的。

我低下了头，发丝上融化的雪顺着额头往下滑落，倒像是我真的哭了似的。

一阵暖意袭来，我这才发现他冷着脸把狐裘搭在了我的身上，然后竟规规矩矩地系了个……蝴蝶结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我送你回去。」他大步走在前面，火红色的衣衫仿佛燃烧着的火苗，蓬勃而热烈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顺着他踩过的脚印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。

.....

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名满京城的瑞王世子卫裕安。

咳……不是才华名满京城，而是纨绔之名天下皆知，斗鸡遛狗耍蚰蚰，就没有他不干的，可真是……离经叛道。

我从四姐那里听到了好多八卦事，说他有次去斗蚰蚰，瑞王揪着他的耳朵硬生生的将其带回了家。

还有上一次，他把家里打鸣的大公鸡带去了斗鸡场，结果被揍了一顿，半个月都下不来床。

诸如此类，多的数不清。

往日我与顾家小姐最为亲近，她生辰邀了众人，也给我送来了拜帖。

那日我换上了葱倩色的暗花细丝褶缎裙，鬓间戴了只金镶珠石蝴蝶簪，仔细的遮了眼下的青黑，输人不输阵，总得让人知道我并未因退婚之事而日渐消沉呐。

我到时时辰已经不早了，众人已来的差不多，顾烟在门口相迎。

「怎来的这样晚。」顾烟挽住我的胳膊，嗔怪道。

「路上耽搁了些时候，故而晚了些。」我从侍女的手中接过盒子，献宝似的递给她，「呐，礼物，生辰快乐！」

「就知道阿芜最好了，杨珏他……」顾烟察觉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有些忐忑的看着我，「阿芜……」

「不妨事的。」见我真的没在意，她又开心的拉起我的手，贴近了我的耳朵悄声的说，「一会儿给你讲个开心的事儿，权当赔礼了。」

3

过了影壁，又绕过回廊，顾烟的生辰宴就在府中的兰亭举办，一抬眼就能看到小花园里团团簇簇挤在一起的红梅骨朵，大雪压枝，好一番傲雪凌霜的姿态。

顾夫人坐在主位上，见我过来忙站起身来，规矩地行了一礼，「参见六公主。」

我连忙上前扶起她，「芜华是小辈又与烟姐姐亲近，夫人不必多礼。」

她将我引到一旁的座位上，召来丫鬟奉上茶水，又背过身笑着对众人说，「今日你们小辈齐聚，我这个老顽固就不打扰你们了。」

少了拘束，大家也都活泛了起来，一时间兰亭里倒是热闹非常。

顾烟凑到我跟前，「刚刚你是没来，我还头一次见吴晚栀吃瘪呢，可真解气。」

吴晚栀其人，是光禄大夫吴崇的独女，自小被当成宝贝疙瘩养着，故而成了娇蛮的性子，平日里没少欺负人，便是我也被她明里暗里的贬过几次。

我端起茶盏轻呷了一口，茶香四溢，顿时觉得胃里一阵暖意，「怎么回事儿啊？」

顾烟又挪了挪，隔着小几案凑近了些，「她没事非要往杨珏身边凑，哪料杨珏根本不顾她的脸面，这会儿子她正气着呢。」

这倒也符合他的性子，不愿的事是万万不会去做的。

我抬眼望去，吴晚栀正坐在对面，双手不停的绞弄着帕子，直搞得皱皱巴巴的不成样子。

杨珏则隔得很远，他正站在红梅之下，枝桠挡了半张脸，看不清表情，只是身姿挺拔，不怪乎吴晚栀喜欢缠着他。

顾烟察觉到我的视线，拢住了我的手，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阿芜，改日我必定托母亲给你找一个更好的。」

我忽的笑出声，「好，我等着。」

宴席开始，大家便都不再死板的坐在椅子上，顾烟张罗着小厮将用的东西搬了过来。

一个挺新奇的玩意儿，铁制的圆环，中部往里凹陷，像是条小溪流，跟三月里玩的曲水流觞有些相似。

「这铁制的‘曲水流觞’是父亲半月前带回来的，虽说小了点，但应该是还可以的。」

大家都熟知规矩，她便也不再赘述，只吩咐丫鬟在环内灌满水，圆环到底是比不上真的曲水流觞，寻常酒杯放上必然玩不

起来，于是她便丢了朵梅花进去。

我恰巧与杨珏坐了对面，一时间有些尴尬，他低着头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，气氛一时间有些冷凝。

「玩什么呢？」一道桀骜的声音传来，打破了这氛围。

顾烟慌忙的起身走到那人跟前，语气还带着惊讶和不敢相信，「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！」

「怎么，我不能来啊？」

「能能能！」顾烟似小鸡啄米一般狠狠的点了几下头，引着他过来坐下。

我偏头看了一眼，是他，卫裕安。

4

他在顾烟的位置上落座，与我相邻。

「小结巴，又见面了。」

我略显敷衍的回了句，「世子别来无恙。」便不再搭理他。

他也不生气，只是不规矩的翘起了腿，百无聊赖的抠着面前酒樽上雕刻的花鸟纹。

第一轮，梅花刚好停在卫裕安面前。顾烟不怀好意的看了他一眼，「回答一个问题，作首诗，或者喝下面前酒樽里的酒，表

哥选哪个？」

「回答问题。」

「表哥最近可有什么好事？」

「嗯……」他沉吟了片刻，「若说是失而复得，可算？」

「当然算，只是不知是什么东西？」

「那便是第二个问题了。」卫裕安瞥了她一眼就收回视线，又将目光落到酒樽的花纹上边。

第二轮，不巧梅花正好停到我面前。

「回答问题。」

这次轮到吴晚栀问问题了，她来势汹汹，问的问题也有些针对，「六公主与杨小将军退婚可后悔？」

话音刚落，四周便是死一般的寂静，我偷瞄了一眼杨珏，他刚好抬起头，我的视线与他的交汇，立马心虚的别开脸。

见我迟迟不回答，她又提醒道，「回答不出来可是要受惩罚的，需得把面前的酒喝光。」

自我替父皇挡了一剑之后，便落下了病根，这酒是不能碰的，但如今实是骑虎难下。

「我……」我哆嗦着手准备去拿那杯酒，心里却暗想着喝完我就立马回宫找陈太医。

一只纤长如暖玉一般的手拦下，从我手中夺过了酒杯，「我替她。」

说罢一饮而尽，我看得清楚，卫裕安似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瞟了我一眼。

在众人的视线之外，他扯过我隐在桌下的左手，微凉的指尖在上面划过，带来些痒意，最后留下来四个字。

「从心所欲。」

我忽然觉得，虽然他平日名声实为不佳，但真是个通透的妙人。

「嘶……」对面的人忽然倒抽一口冷气。

原是杨珏不小心打翻了一旁的茶盏，滚烫的水直接浇了他一身，整个手背都泛起了红。

顾烟作为东道主，自然是要注意今日来的人的安全，「没事吧？」

「不妨事。」他咬了咬牙，眼眶都憋的通红，偏脸色与嘴唇白的不像话。

「施儿，快带杨公子去偏厅换件衣服。」

杨珏起身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能感受到有道视线落在了我身上，但我也明白，过去的事便过去了，即便我再不愿意，也与他绝无可能，还不如早早歇了自己的那份小心思。

他只看了一瞬，便跟着丫鬟去了。

出了这事，剩下的人也没什么心情玩，都又待了一会儿，便推脱家里边有事，急急忙忙的回了。

顾烟送完客人，终于顾得上我与卫裕安了，她喘了口气说道，「今日真累。」

「烟姐姐回去好生歇着吧，宫里的马车一会儿就到了。」

「那好吧。」她又转头对着卫裕安道，「表哥，你顾着点阿芜，别出什么事儿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.....

之后便是长久的沉默，我轻咳了一下开口打破了这宁静，「今日……多谢。」

卫裕安还是吊儿郎当的笑，「怎么谢？」

我是真的没想到他竟然会问出这样的话，于是只能肉疼的开口，「改日邀你吃福瑞德的餐饭。」

5

还是白茫茫的一片，远处的马车轮「吱呀吱呀」的滚过昨日新下的雪，留下一道道的痕迹。

「马车到了，我该走了。」

「等等。」他忽然伸手抓住了我的衣袖，「天寒地冻的，以后穿厚一点。」

「多谢。」我点了点头，示意自己已经知道了。

上了马车，我撩开侧边的帘，卫裕安还站在石狮子旁，他忽然呼出一口白雾，正儿八经的说，「小结巴，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话。」

「不喜欢的事情不必太在意，只两个字，‘从心’便好。」

他的眼睛亮亮的，瞳仁黑白分明，清澈的看不出任何杂念，我莫名的生出一丝感恩之情，于是重重的点了下头。

他看见了忽然爽朗地笑出声，又恢复了那桀骜不驯的样子，目送着马车离开。

年关将至，京城又下了一场大雪。

尽管第二日起来，门外的雪已然齐膝之深，但宫里仍旧热热闹闹的。

除夕那天，我早早的就派人告知了皇后娘娘，说我身体抱恙，晚宴该是去不了了。

房中的炭火烧的足足的，我窝在锦被里不想起床，沈嬷嬷和凝雁正在外间缝制着今晚守岁抓的小福包。

我听着外边簌簌的雪声，一时觉得有些烦躁，「嬷嬷，几时了？」

「回公主，巳时三刻了。」

我想了想还是决定起身，跟着她们一同缝起了福包。

.....

京城的冬天一向寒冷而漫长，直等到二月才破冰春回。

我坐在院子靠墙处的秋千上荡啊荡，杏花都露出了嫩绿的小花苞，墙头上突然探出个人影，用红色的发带扎着高马尾，鬼鬼祟祟的。

那人露出了双眼睛，诧异的问，「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。」

「世子真是胆儿肥啊，皇宫的墙都敢爬。」

他尬笑了两声，把话题扯回到我身上，「还说呢，说好的请我去福瑞德，这都两个月了还没兑现，债主只好亲自上门了。」

卫裕安利落的翻过来坐在墙头，又干脆的跳下来，猛的把我扯到角落里，捂住了我的嘴巴。

沈嬷嬷的声音从一旁传来，「奇了怪了，刚刚还听到有动静呢。」

待听到脚步声渐远之后，他才放开。

「擅闯皇宫，世子不怕被治罪吗？」

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只要阿芜不说，谁知道呢？」他傲娇的一仰头，双手抱臂。

啧，小算盘打的可真好。

「花朝节，外边可热闹了，去吗？」他一屁股坐在我刚刚荡的秋千上，支撑的木架子都晃了两下。

「你别把秋千给我搞坏了！」不过这秋千确实很小，他坐上憋屈得很，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脸懵的感觉。

「……去吧。」反正我在宫里待的都快发霉了，今日正好出去转转。

只是我没想到卫裕安说的带我出去竟是……一起爬墙出去。

6

「卫裕安你不能再高点吗？我够不到……」

我提着裙子，费劲吧啦的把胳膊往上伸，可是怎么都够不到墙头凸起的那块砖。这皇宫的墙太高，也不知道他刚刚是怎么爬上来的。

他在下边小声咕哝着，尽管我竖起了耳朵但依旧听不清他说的什么，只隐隐约约听到了几个字，「你再踮踮脚。」

「那你保证我不会掉下去——」

这高度，万一掉下去了不得需要在床上躺上十天半个月？我不禁想，我不会成为本朝第一个从墙上掉下去的公主吧。

「好好好，我保证，姑奶奶你快点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！」

我一咬牙横下心来，踮了踮脚，试图借助他肩部的力量，猛的往上一探，终于攀上了那高墙。

现在与刚刚整一个大反转，我在墙头上坐着，他在墙下站着。

「这也太难了吧。」

「等我上去。」卫裕安擦了擦额角的汗，轻轻一蹬，就和我一样坐上了墙头，得意的笑，「怎么样，好玩吧？」

我撇了撇嘴，根本不想搭他的话，翻墙一点都不好玩，也不知他是怎么如此乐此不疲的。

「走吧。」他一翻身顺利的跳下墙，一边还招呼着让我赶快跳下去。

我往下一看，一阵眩晕感直冲脑壳，刚刚上来的时候还觉得，这会儿才发觉这墙更高了。

「我不敢……」说这话时，我的声音都是颤抖的。

「没事儿，我接着你。」

卫裕安抱臂，清亮的眼睛在太阳底下闪着细碎的光，红色的发带上沾了点灰尘，看起来有些滑稽可笑，但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心情取笑他。

我往下一看，立马闭上眼又缩了回去，恍恍惚惚觉得墙下的地都是在晃的。

「你不下来我可就真的走了啊——」

他拉长了语调，继而转身拍拍衣衫上的褶皱和灰尘，作势要走。

「诶，别走！」

见他依旧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，我一着急，也不管后果是什么了，心一横眼一闭就跳了下来。

预想的疼痛并没有传来，我只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耳边还有细碎的呼吸声，四周萦绕着的清甜的桃子味一股脑的涌入鼻腔，然后在脑海中迸裂，弥漫。

「都说了会接住你的。」

我也不知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，竟然极为冒犯的不经大脑思考问出了这个问题，「卫裕安，你用的什么香料啊？」

问题一出，他似乎有些怔愣，我立马改口，「我什么也没问，你别放在心上。」

.....

花朝节是百花生辰，京城少男少女们在今日都会一同去踏青赏花，然后于花神庙祭拜花神。文人墨客则会一同赏花观景，饮酒赋诗。

我和卫裕安在街上游荡，卖花的小丫头不时的叫卖，「漂亮的鲜花嘞——」

「你不是急着要去福瑞德吗，怎么逛起来了？」我看着这路越走越偏，甚至于还有往反方向走的趋势，忍不住开口。

「啧，既然某人急着请我吃饭，那恭敬不如从命喽。」

7

福瑞德生意兴隆，是京城最有名的酒楼，亦官家小姐平日最常来的地方。

小二整张脸挤成了苦瓜，「小姐，真不是我们不愿意，楼上实在是没有雅间了。要不然您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再去问问？」

卫裕安靠着墙背着光看不出喜怒，我无奈只能点点头。

小二一溜烟就跑去了二楼，好半晌才下来，面上带了份喜色，「小姐若是不介意，楼上有位客人愿意合桌。」

今日出来一次不容易，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我想了想还是决定问一下卫裕安的意见，他一个眼神扫过来，迟疑的点

了点头。

待上了二楼，环境干净雅致，小二走在最前边带着我们去了最靠里的一间，门口立着个凶神恶煞的侍卫，我感觉有些眼熟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。

推开门撩开乳白色的纱帘，里面只坐了一位客人，他听到动静略微偏头，我这才看清那极为熟悉的一张脸——杨珏。

没想到这样也能碰到他，卫裕安顿时垮下了脸。

杨珏今日穿了身月白色的缠枝纹蜀锦长袍，甚至还在腰间挂了一块月牙形的玉佩，端的是一派谦谦公子的姿态，与常年一身玄色衣衫无甚装饰的模样大相径庭。

「竟是你？」卫裕安对他没什么好印象，说话也咄咄逼人，不带一丝客气。

小二一听，立马讨巧的道，「您几位竟然认识，那真是太巧了。」说完便后退几步出了包间的门，还顺带关上。

「世子幸会。」杨珏只当听不出卫裕安语气中的敌意，只和煦的笑，转过头来便对着我道，「公主别来无恙。」

虽我已决心与他划清界限，但到底还是埋怨的，若不是他当众退婚，我也不会落得个被人耻笑的地步。

现如今倒是体会到了进退两难的滋味儿，整个人如坐针毡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「本公主一切安好，有劳将军费心了。」

卫裕安缓下了情绪，扯着我的袖子，挑了挑眉悄声问，「阿芜想吃什么？」

「今日是请你，自当是你喜欢什么便是什么。」

卫裕安去寻小二，包间里顿时只剩下我与杨珏二人。

这位置临街，开着窗便能轻而易举的听到下边的小贩的喧闹声，我觉着不自在，就放空脑袋仔细听着。

一时无话。

他斟了杯茶，推到我面前，「阿芜，是我对不起你。」

「有用吗？」我瞥了他一眼，不禁失笑，怪不得母妃总说，道歉是这世间最无用的东西，挽回不了什么，也弥补不了什么，说到底不过是句空泛的话罢了，「不过也好，好聚好散总比日后相看两厌来的好些，这么说来还是有点好处的。」

他抚在茶盏上的手一缩，眉头一皱又逐渐舒展开来，唇角无力的勾了勾，竟显出几分心酸来。

我没来由的生出几分怒意，他这般模样倒像是我不对了似的。

8

犹记得我与杨珏初识是一个晴朗的春日，万物复苏，草长莺飞。

天气极好，起早我便想着去放纸鸢。春日里风大，还没等纸鸢飞得有多高，牵引的线便断了，等我顺着纸鸢掉落的方向追去时，那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

灼灼桃花在暖阳下灿烂的耀眼，他躺在御花园西南角的一颗花树上，一条腿翘到另一条上，随手把一本发黄缺角的《诗经》盖在脸上，浓密的乌发微微下垂，悬在空气里。

他手中还攥着我花花绿绿的纸鸢，断了的那部分细线没规矩的纠缠在一起。

似是察觉到了动静，他掀开了书，微阖的眼也缓缓睁开，那是一双极好看的眼眸，略上挑，秾丽而淡漠，瞳仁在日光下呈棕褐色，仿若晶莹剔透的琥珀一般。

「那是我的纸鸢。」

他不发一言，随手将纸鸢丢给我，继而弯腰把树底的书捡起来，我一瞥，那页写着《桃夭》，这首诗我在父皇宫里的画像上见过的，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」

一股莫名的悸动在心底泛起。

后来，我日日翘首以盼，孤零零的站在太学门口等他下课，得来的是他不发一语，恍若陌生人的擦肩而过。我以为他是被夫子训诫而不开心。

亲手交给他自己扎破了无数次指尖才绣成的锦囊，却被无情的丢弃。我觉得是手艺太差。

.....

我徒步上洛云山，三拜九叩去相国寺为他祈福，愿他早日攻克强敌，平平安安的班师回朝。

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等他回来，我就能实现自己的心意，与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

明明婚约也是他自己……答应的。

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过，从来没想到他会不愿意，会当众拒绝。

就连这唯一的一次「阿芜」，都是这样的情境下叫出的。

我只觉得自己可悲。

卫裕安说的对，杨珏他……不值得。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强压下那颗躁动不已的心，猛灌了一口茶水，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」

到底是物是人非。

「杨珏，唯愿我与你譬如参与商，此后再无瓜葛。」

我起身后退了两步，没有再去看去看他一眼，推门而出。门外那个凶神恶煞的侍卫抬头看了我一眼便又低下头收回了视线，随即默默的让开了路。

恍惚间，我好像听到瓷器落地碎裂的声音，也许是真的，也许只是我听错了，可这都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。

卫裕安从楼梯旁过来，面露不解，「怎么出来了？」

「不太想吃了，卫裕安，改日再请你吧。」我揪住他的衣袖，直捏的光滑的锦缎皱巴巴的，「我想回去了。」

「好，我带你回家。」

他将衣袖从我手中抽出，挽住我的胳膊，不再多问。

9

自杨珏当众退婚起，已有大半年了，父皇命人在宫外修建的公主府也已落成。

我从皇宫出来，搬进了泗水街上的公主府。公主府四周尽是一些文人雅士的居所，平日里最是安静，偶尔也能听到隔墙人家对月畅饮，举杯邀月，倒也是个妙趣横生之处。

燎沉香，消溽暑，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

凝雁派人在府中的池塘里种了满湖的荷花，风一吹，水珠浑圆在荷叶上滚落，湖面荡起层层涟漪。

我躺在湖心凉亭中的躺椅上，摆弄着手中的团扇，带着荷香的风阵阵袭来。

没了皇宫的阻碍，卫裕安翻墙更加便利，对此我也表示见怪不怪了。至于每次的出场方式，真是……一言难尽。

刚搬入公主府的那天，他从公主府后院的厨房翻了进来，结果被圈养的公鸡追个不停，落了满身的零碎鸡毛，甚至于时常梳的一丝不苟的头发都乱蓬蓬的，还有只五彩斑斓的尾羽斜插进发丝中央。

「阿芜，你这府中养的大公鸡……甚是厉害。」

我强迫自己忍住不笑，最后还是憋不住疯狂的笑起来，直笑的肚子隐隐生疼。

他用哀怨的眼神斜睨了我一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「送我一只，改日培养培养送去斗鸡场，想来能当个‘常胜将军’。」

想及此，我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几滴水珠不经意的落到我额角处，我疑惑的起身却并未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

正打算重新躺回去，结果水面一阵巨大的涟漪，卫裕安破水而出，露出来头和脖子，右手手臂还攀着凉亭的木围栏。

还是这么的一言难尽，果然不该有什么期待的。

他顶着一只折断了茎的巨大荷叶，像极了戴一顶绿色的帽子。

「阿芜，小爷我来了。」

我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两下，没理他。

他左手在水中胡乱的摸了两下，献宝似的拿出来一捧莲蓬，青青翠翠的，还带着些圆滚滚的水珠，看起来鲜嫩极了。

「送给你！」一副求表扬的模样。

我从他手中接过那一捧莲蓬，放到了躺椅旁的桌子上，他还在水下，没怎么移动。

「还不上来？」我状似无意的提醒。

卫裕安却露出了促狭的笑，又立马转换成可怜巴巴的样子，「小爷我都给你摘莲蓬了，阿芜都不知道拉我一把……」

虽知他是装可怜，但我还是鬼使神差的向他伸出了手。甫一抓住他的手，一股沁凉就在我手心扩散，就连炎夏的燥热都缓和了不少。

他就着我的手，撑着木围栏，纵身一跃便落到了凉亭里，哗啦啦的水淌了满地。

黑色的劲装湿哒哒的裹在身上，胳膊上一层薄薄的肌肉在这般情境下一览无余，我默默的别开脸，随手扔给他一件素色的披风，不自然的开口，「快裹上，不要着凉了。」

「多谢阿芜。」

他从善如流的接过话头，一屁股坐在我的躺椅边上，硬生生将在躺椅上坐的我挤到一旁。

袖子沾了水汽，我推了推他，「你离我远点，把我的衣服都搞湿了。」

10

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」他忽然神秘秘的伏到我耳旁，凤眸微眨，语气还带着点狡黠。

「那……那你总得先把衣服换了吧。」

他又唉声叹气起来，胡乱的抹着发丝上滴下来的水，「唉，真是麻烦呢。」

从府中找了两件普通款式的男装，换上之后，他便带我去了城西锦巳街一家毫不起眼的小楼。

正打算进去呢，他忽然又拦住我，「把这个戴上。」他将一条白色的纱巾围到了我的脸上，只露出眼睛和额头。

「我穿着男装呢，这算什么打扮！」

我只知道本朝女子出门时常以纱巾遮面，但如今我是男装打扮，未免就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了。

「让你戴你就戴着吧。」他扯过我的手，带我进了小楼的大门。

甫一进门，就有一股浊气冲来，屋子里阴暗非常，蜡烛被风吹的忽明忽暗，仔细听还能听到楼上的喧闹。

「诶，厉害！」

「这个不行……」

这样类似的话时不时的就飘进我的耳朵里。我凑近了卫裕安，悄声问，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」

他面色坦然的回答，「斗鸡场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竟是斗鸡场？「你带我来这里作甚，我又不会。」

「带你了解了解。」没头没尾的说了这句话之后，他便不再言语，只是拉着我到了楼上。

一群人围成了个圈，有些人高兴的手舞足蹈，有些人则是唉声叹气，脸皱成苦瓜。

「卫世子终于来了啊，都好几个月没见了，我还以为你改过自新了呢。」人群里出现了一位玄衣男子，脸上有道疤，从眼角一直蔓延到脸颊处，看起来有些可怕，我不禁攥紧了卫裕安的手。

他略微摩挲了一下我的指尖，无声的安抚着。

「这位是？」玄衣男子又将视线移到我身上，盯了好一会儿才开口，「早前坊间传闻……卫世子好龙阳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只是付某想不通，为何这位小公子要遮面，不肯以貌示人呢？」

「付老板真会开玩笑，好了别逗她了。」卫裕安突然笑着开口，剑拔弩张的局面顿时消散的一干二净。

「开个玩笑，这位小公子别放在心上。」玄衣男子付老板冲着我鞠了一礼，原本有些狰狞的面庞莫名的带了些和善。

这让我一时摸不住头脑，只能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卫裕安身后，他走哪儿我到哪儿。

人群里是个环形的台子，中间凹陷进去成一个圆，两只威风凛凛的大公鸡在里边乱斗，鸡毛飞上天，又轻飘飘的晃悠着飘到地上。

里边尽是一些五彩斑斓的尾羽，即便已经很凌乱了，但没人注意，他们只是盯着里边的两只公鸡，目光灼灼，瞳仁半晌一动不动。

我打眼望过去，右边那只公鸡身量小些，已经伤痕累累，翅膀根部露着鲜红的皮肉，淅淅沥沥的血往外流着，沾到羽毛便黏连在一起，变成个黑乎乎的血块。

而另一只脚上缠着白线，正得意的围着它转，还时不时在喉咙间发出「咕咕」的叫声。

11

「阿芄，你猜哪只会胜？」

「右边那只，足上缠着白线的。」

卫裕安斜睨了我一眼，忽而笑道，「我怎么觉着是另一只呢。」

「是吗？那且看看吧。」

那只伤痕累累的公鸡的确不错，但……尽管它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耐，此时也是使不出来几分的。

纵那只公鸡绿豆眼目光锐利，脚下力道也惊人，但总是回天乏术，我不认为它还有逆风翻盘的可能。

两只公鸡在场内斗得火热，人群里窃窃私语。

忽一道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，鞋子踢踏在木质的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斗鸡场的小厮贴近了付老板的耳朵，不知在说些什么，继而他得到示意又凑到卫裕安身旁，「卫世子，瑞王来了，想是又来找你的吧……」

身边的人都调侃的笑道，「卫世子早些溜吧，省的又被打的半个月下不了床……」

我透过窗户往下看，一身玄铁盔甲的瑞王正大步的往这边赶来，日光将盔甲映的锃光发亮。他头发全部束起来，面色不虞，一副旁人不得置喙的表情，手中还紧紧地攥着一条带着倒钩的鞭子。

来不及多说什么，卫裕安连忙拉住我的袖子，紧紧攥住我的手腕，从侧门溜了。

我本以为这样就没什么事了，没想到瑞王动作极快，仅是这一会儿就跟了上来，粗犷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怒意，「你个臭小子，又想带坏哪家的公子，赶紧给老子停下！」

身后是气急败坏的声音，沿途的百姓频频侧目，但随即又了然的转回头，想来这样的情景见多了，自然而然的也就没了什么吸引力。

卫裕安带着我七拐八拐，一直从锦巳街穿了两条街道来到泗水街，最后拐到个隐蔽的小巷子。

总算能歇会儿了，我气喘吁吁的，缓和了好久才道，「卫裕安，咱们也算是有过命的交情了。」

若是被瑞王抓到，我去斗鸡场的事儿约摸会捅到父皇那里去，那时候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

「既是有了过命的交情，那阿芜为何还如此生分？」他目光灼灼的盯着我的眼睛，霎时令我生了几分不好意思。

「如何才叫不生分？」

他若有所思的摩挲了一会儿下巴，最后煞有其事的道，「比如，叫我裕安、阿裕什么的……」

「……裕安。」

「你干嘛！」我一惊。

他自顾自地垂首将下巴抵在我肩头，嘟囔道，「就靠一会儿，好累啊。」

「就，就一会儿。」我伸出手指头在他面前比了个一。

「嗯。」卫裕安呼出的热气扫过我的脖颈，带来异样的感觉，我只觉得浑身颤栗，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耳根也发烫。

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胸腔震动，似乎是在忍住不笑，随即便是一阵低低的轻笑声，「阿芜这么容易害羞啊。」

泼皮无赖。

我猛的推开他，扯下脸上围的纱巾丢给他。

「诶，别走那么快啊！」

「阿芜，我错了，我错了嘛。」

「等等我……」

12

人一闲，最爱听的就是八卦。

近日京城里茶余饭后的谈资主要围绕着两件事。

即便是我不常出门，传言也如白花花的纸片儿一般飘进了公主府，想不知道都难。

骠骑将军杨珏生了场大病，至今都在府中休养，近日来避不见人，霎时朝野内外震动，议论猜测纷纷。

虽说我已然决定与他划清界限，但到底还是有过些儿时情谊的，总不能视而不见。

我吩咐凝雁备了份薄礼，然后派人送去了杨府。

其二是瑞王世子不听管教，私自出府斗鸡被逮了个正着，瑞王怒其不争只能家法伺候，世子如今关着禁闭。

依卫裕安的欢脱性子，好一段时间都不能出门，倒是为难他了。

.....

马车在瑞王府停了下来，我借着凝雁的手从上面下来。

初秋的风已然带了凉意，丝丝缕缕的直往衣服里钻。

我轻拢了一下身上的薄斗篷，瑞王府正门前的牌匾是父皇亲自写就的，很是豪华奢侈。门口的石狮子也刻画的栩栩如生、威风凛凛。

我提前递了拜帖，府中的小厮早已等候多时，见我一来便引着去了后院。

甫一进门就看到瑞王妃慵懒的坐在主位上，一身荷紫色衣裳，鬓边簪着和合二仙红宝石步摇，眉目舒展，一颦一笑间恍若神仙妃子。她不常参加宫宴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与她相见。

我不禁暗叹，不愧是让瑞王甘愿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女子，果真不俗，想来卫裕安应是大半遗传了母亲的容貌，那双含情的凤眼仿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顾烟坐在瑞王妃下首，微微颌首冲我点了点头。

瑞王妃缓步从位子上起来，亲昵的拉过我的手，「早就听过六公主了，今日才得一见，快过来坐。」

「说曹操曹操到，可见背后不能随随便便议论人。」顾烟捂嘴偷笑。

瑞王妃也笑道，「刚刚烟儿还说呢，央我有什么好的都给你留意一下。」

看着顾烟与瑞王妃揶揄的表情，我不禁开口，「啊？」

我不该如何是好，只好讷讷的低下了头。

「今日也是赶巧，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来看裕安。」瑞王妃以手扶鬓，吩咐着身旁的丫鬟，「去把世子叫过来。」

「是。」小姑娘恭恭敬敬的退了下去。

「对了，前几日王爷带回来几壶西域贡的美人醉，你们也来试试看看。」

瑞王妃是察言观色的能手，见我面露难色便道，「芜华不必担心，这美人醉味道甘美，尝不出半分酒气，倒像是葡萄汁一般。」

乳白色的小瓷杯里盛满了深紫色的液体，颜色对比鲜明。

我略微呷了一口，果然如瑞王妃所说，丝毫不见酒气反而醇香扑鼻。

13

「母亲，您找我啊——」

未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

卫裕安绕过绣着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屏风过来，一身天水碧的蜀锦长衫，头发半披，来时匆忙，额角还带着一层薄汗。

「阿芜，你怎么来了！」他眸色骤然一亮，直直的冲我走过来。

顾烟见状，佯装着吃醋道，「诶，表哥只看得见阿芜，我这个大活人坐在这儿愣是半分没瞧见。」

「真叫人心寒呢。」她眨了眨眼睛，扶额故作高深。

「烟表妹说笑了。」卫裕安及时的停下脚步，坐在一旁的圆凳上。

我顿时呼出了口气，心下的石头落了地，刚刚真是生怕他不管不顾的迎上来。

「好了，芜华和烟儿是来探望你的。」

瑞王妃突然出声，目光不断的在我与卫裕安间往返游弋，半晌似了然的道，「我也累了，裕安你带芜华和烟儿随便逛逛。」

「好。」

.....

「表哥，我家里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」

顾烟刚出门就连忙开口，还不等我说句话就风一般快速的带着随行的丫鬟走了。

「诶，别走！」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拐过长廊，绕过凉亭，逐渐消失在视线中。

我跟在卫裕安身后，一时无话。

「你好些了吗？」

「好多了。」他没预兆的突然停下脚步，我一下子撞到他后背，直磕的鼻梁生疼。

卫裕安回身，伸手轻揉着我的鼻头，无可奈何的道，「怎的这么不小心。」

半蹲着与我平视，「阿芜这么傻，可怎么是好。」

「卫！裕！安！」竟然骂我傻，我咬牙切齿的拂开他的手，别过脸就往前走，「我觉得我这个公主，根本就没在你这儿享受过公主一样的待遇。」

我一屁股坐在凉亭的石凳上，秋来花园旁的都凋零残败，唯菊花开的正艳，倒是应了那句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」

「生气了？」

我没好气的回，「这难道还不明显吗？」

「那你过来一点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」

我略微往他身边挪了挪，「说吧。」

「因为……」他突然凑近，左手揽住腰，右手抬起我的下巴，接着微凉的薄唇就抵了上来，反复辗转碾磨，过了好久才不舍的放开。

「因为没把你当公主，而是当成了阿芜，独一无二的阿芜。」
他一本正经的回答。

没在杨珏那里得到的回应，却全数在卫裕安这里得到了，我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。

「油嘴滑舌！泼皮无赖！流氓！」

我的脸一下子爆红，心下却莫名的悸动。

卫裕安一副无所谓随你怎么说的表情，颇有股子破罐子破摔的意味。

我也不知道怎么脑子一抽筋，竟鼓起勇气将他抵在石桌旁，飞快的亲了一下他的唇角。

「扯平了。」

没想到这次却是卫裕安红了脸，脖颈耳根都染上了酡红，故意避开我的视线不敢正眼瞧。

我敲了敲石桌，发出沉闷的碰撞声，「我还以为你多有能耐呢。」

「也不过如此嘛。」

14

卫裕安因着不能随意出门，于是便隔三岔五的派人送来些千奇百怪的东西。

前几日是只半大的小猫，黑白相间，一双碧绿色的眼睛圆滚滚的，常伏在我脚边打盹，发出「呼噜呼噜」的鼾声，怎么叫都叫不起来。

今日又派人送来了一个小木盒。

顾烟在旁边坐着，眼睛直往我手里瞄。

「我就知道，你俩肯定有问题……」她攥住我的手腕，作誓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「快说，你们二人发展到哪种地步了？」

「好姐姐，你别为难我了。」

「唉，枉我还巴巴儿的帮人留意着好的，谁料人自己就有了中意的。」顾烟别开脸又偷偷摸摸的瞥了我两眼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气，「唉。」

「好了，我说还不行嘛。」我攥住她的衣袖，俯身贴到她耳朵旁，压下声音道，「左不过是才与他心意相通，就是上次去拜访瑞王府的时候。」

顾烟点点头，一副了然的模样，却道，「没枉费我一番心意给你俩找单独相处的机会。」

「你……早就知道了？」

顾烟撇撇嘴，颇为骄傲的抬起下巴，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」

「快打开盒子看看。」见我没什么动作，她又急忙的催促着我。

盒子一打开，首先入目的是一张折了两折的黄纸，有部分墨汁洇到了背面，下面是一块丹红色的宝相花纹蜀锦布。

纸张上笔迹嚣张，龙飞凤舞的写着一段话。

「阿芜，见信如晤。昨日我听府中的丫鬟说，民间有风俗，男子中意女子会送簪子玉镯给她，女子则会绣只锦囊当做回礼。卫裕安」

我往下一翻，果真蜀锦布中包着一根金簪和一只玉镯。

金簪用掐丝金线做出了百蝶穿花的形状，蝴蝶小巧精致，仿若展翅欲飞，眼睛的部分还用了细碎的红珊瑚作为点缀。玉镯用

羊脂白玉制成，莹润剔透，触手生温，光泽成色皆为上品。

「没想到表哥还挺会讨女孩子欢心。」顾烟一副孺子可教也的表情，学着夫子像模像样的点了点头。

卫裕安这样，明摆着就是让我给他绣锦囊，信中虽说并未提及让我做，但这做派……一切皆在不言中。

顾烟又似想起来什么，突然问道，「你可去见过杨珏了？他病的挺严重的。」

「并未，只是派人去了一趟。」

「也好，你如今与他是该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」

.....

送顾烟出了公主府的门，我一个人坐在房中盯着那木盒子发呆，红色的蜀锦将这一片都映成了粉色。

绣个什么好呢？

还是绣几朵郁李花稳妥。

15

京城的冬日至，转眼又是一年。

我仍记得去岁这个时候，我还满怀欣喜的等着杨珏回来娶我，怎么都没料到仅仅一年，就物是人非。

卫裕安收到锦囊后，着急忙慌地写了条子派人过来，上书「自当珍而重之，日日不离身。」

少时我也曾为杨珏缝制锦囊，只是被弃之如敝履，一个嫌恶，一个万般爱惜，这天差地别的待遇，说起来也真是魔幻。

沈嬷嬷和凝雁已经开始张罗着采买过年用的物品，公主府的大门上也贴了喜庆的对联，就连窗户上都贴上了各式各样的窗花。

一觉醒来，小院子里那株凌霜的红梅绽了花朵，大雪将枝干压弯垂到地上，门前的雪足有几尺之深。

我推开房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是白茫茫真干净的气息。

父皇决议在除夕夜前几天前往京郊的狩猎场。

往常这样的活动只由男子参与，但今年我朝胜了西边的犬戎，逼得其后退五十里，父皇龙颜大悦，便允了女子参加。

后宫众人与世家女子皆是头一回来狩猎场，见什么都好奇。树上跳下只松鼠，便都围成一圈逗弄着，吓得那毛茸茸的一团一溜烟就上蹿下跳的跑了。

父皇在木屋前交代了几句话，我半句都没听进去，心思早不知道飞哪去了，四下打量着找寻卫裕安的位置。

「阿芜！」忽然觉得肩头被人轻拍了一下，我连忙转回头。

卫裕安还是一身耀眼的火红，他穿红色并不显媚俗，反而带了丝明艳的少年气，白色的兔毛领衬得皮肤更加白皙，他眨了眨眼笃定的道，「今年我必是第一。」

卫裕安攥着我的手去选骏马，路过木屋的时候，碰巧看到杨珏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，看起来似乎是已经大好了，只是面色依旧苍白，整个人裹在厚厚的大氅里，露出来半张脸。

.....

「阿芜，这小红马最适合你了。」卫裕安指着马厩里那只温顺的小红马，继而伸手抚了抚它的头。

「我嘛，就要这一匹了。」他视线一转，目光落在一旁的黑色骏马身上，黑马毛色润滑，鼻孔不时地呼出热气，看起来威风凛凛的。

待选完骏马之后，我将裙摆随意的绑了起来，蹬着小红马侧边的马镫一翻身就越了上去，然后解开绑着衣服的细线整理好裙摆。

上次骑马还是好久之前的事情，也不知如今生疏了没有。

「裕安，不如我们比比谁更快？」我挑眉略带挑衅的看着他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

「比就比！」他骑着马靠近，与我并排，用只有我们二人才能听到的声音暧昧的道，「若是我赢了，阿芜需得答应做我的妻。」

我愣了片刻，正视着他的眼睛缓缓道，「裕安，你要知道，若是你真的尚了我，此后仕途便再与你无关，你真的心甘情愿吗？」

见我表情严肃，他忽的笑出声来，又借着衣袖的遮挡牵上了我的手细细摩挲，「我原以为你明白的。」

「明白什么？」

「上次我带你去锦巳街斗鸡场，便是为了让你明白。」

「阿荒，我卫裕安没什么大志向，于仕途之事也不感兴趣，所以你不必有什麼负疚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。」

16

狩猎场西北角有颗百年的老松树，我们约定谁先到达那里，谁就获胜。

我率先一步拔得头筹，回头促狭的看了一眼卫裕安，用口型悄声比划，「我会赢的。」

卫裕安眉头一挑，「且看吧。」

我夹了一下马肚，将手中的小鞭子抽到马屁股上，小红马一惊，跑的更快了。

马蹄哒哒的踩过厚重的雪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不出一会儿，便人迹罕至，偶尔有几只出来觅食的小鹿从林中穿过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白雾模糊了视线。

身后传来一阵阵有规律的踩踏声，我回过头才发现刚刚落后的卫裕安就跟着后边，乌黑的发丝飞扬。

我正想冲他笑，却发现他变了脸色，面容一瞬间煞白，没了半分血色。

「小心！」

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
小红马的前蹄撞到了绊马索，一阵下坠感立马包围了我，接着就是天翻地覆的感觉。

落地的一瞬间，我满脑子只有两个字，想吐。

胳膊被尖利的石头划出了个大口子，正往外簌簌流着血，染红了衣袖，身体没如预料中的撞上坚硬的石头，反而觉得触感软软的。

「嘶——」倒抽气的声音。

接着是一声有气无力的话，「阿荒，你没事吧？」

「我没事。」我忍着胳膊上的痛，将他扶起来，拨开他额间的碎发，「卫裕安，你个大傻瓜！你不要命了，那么远的距离也敢冲过来！」

他没答话，小心翼翼的将我脸颊旁的头发拨到耳后，然后将整张脸埋到我脖颈处，胳膊牢牢的钳制住我的腰，禁锢在他怀里，嘟囔道，「我害怕你有什么事。」

「你没事吧？」

「没事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嘛。」他转了一圈，示意自己没什么大碍。

现如今一匹马受了伤，另一匹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只能寄希望于有人早点发现人少了两个。

卫裕安搂着我的腰感叹，「好在狩猎场没什么生猛的野兽，不然我俩的小命都要留这儿了。」

我们二人互相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的踩着雪，走累了就歇一会儿，卫裕安靠在我肩头，一时无话。

「裕安，我答应嫁给你了。」

没人应。

「裕安？」

还是没什么反应。

「卫裕安！」我的手伸进大氅里边，揽住他的腰，结果却摸到了一手的血，湿哒哒的黏在手心。

如卫裕安所说，我真傻。那么大的冲击力，怎么可能会没事。
我用力将他扶了起来，将他的左臂环在我颈间，右手揽着他的腰，试图带着他往前走。

但我高估了自己的力气，卫裕安再怎么说是个成年男子，不知道摔了多少次，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，滚烫的吓人。

若是再得不到医治，恐怕……我不敢再往下想。

.....

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。

我猛的抬头，峰回路转。

「阿芜！」杨珏从马上跳下来，脸颊因为着急泛上了淡粉色，额间也冒着细汗。

我攥住他的袖子，皱起眉头，「快救他，救救裕安。」

他将我扶了起来，一时没有说话，旁边的侍卫没得到命令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我逐渐着了急。

「我求求你，救他。」

17

「……好。」

他忽然伸手想去拂去我发丝上残留的落雪，我下意识的后退躲避。

接着就听到他仿若天外来的虚无缥缈的声音，「你放心，我会救他的。」

侍卫得令连忙去搀扶起靠在树边的卫裕安，我冲杨珏点了点头，不冷不热的道了句，「多谢。」

我刚想转身去查看卫裕安的状况，不料却被他拉住了袖子，杨珏面部表情的扯住我的手，捏的我手腕生疼，把我往他来时骑得那匹马身旁带，「你跟我回去。」

「你干嘛！」

他嘴角僵硬地扯出来一丝笑，是气急之下做出的表情，「他的命你看的比什么都重，那你的胳膊难道就不要了吗？」

我抽出手，别开脸不去看他，「我自己骑马回去。」

他蓦地软下表情，好言好语的劝告，「阿芜听话，不要任性。」

「你拖得，他可拖不得。」

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答应与他共乘一骑。

等到了狩猎场附近的别院之时，天已经傍晚了，灰白色的云朵团在一起，积成层峦叠嶂的模样，约摸着又要下一场大雪。

随行的太医连忙进了房间里为卫裕安诊治。

我帮着脱下他身上的大氅，这才真真切切的看清楚他后背的伤势。

血与衣黏连在一起，划开的口子皮肉外翻，颜色发白，没半点血色，整个后背惨不忍睹。

我颤着手用火烤过的小刀划开粘在一起的衣服，卫裕安无意识的皱眉，呼吸也急促了一瞬。

太医捋了一下胡子，皱着眉用小刀一点一点的将脏污坏死的皮肉割掉，吩咐身旁的小童将药箱中的伤药粉拿来均匀的撒在上面，接着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纱布。

「回公主，伤口处理好了，只是当务之急是要让世子降温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送了太医出去，我吩咐凝雁去取了几盆冷井水，一盆放在一边，另外几盆放在雪窝中待更凉了之后便取回来更换。

我打湿了帕子敷在他额头处，擦拭颈窝胸口。

如此反复几十遍之后，再触摸之时，已然不似一开始那般滚烫了。

温度稳定了之后，便换成温水。

谢天谢地。

凝雁皱着眉，啜嚅的道，「殿下，奴婢给您处理一下胳膊吧。」

我点点头，她上了药缠上纱布之后，又不知如何开口，吞吞吐吐好一会儿才开口，「殿下，杨小将军在外边等了两个时辰了，您……」

……

外边的天整个都黑了，一掀开挡风的帘子就有一阵冷风往人身上扑。杨珏站在雪地里，肩头落满了刚下的新雪。

「今日多谢你。」

「应该的。」他目光往我左臂上一瞟，「没事吧？」

「无事，只是轻伤。」我将手中的汤婆子塞到他手里，「天那么冷，回吧。」

他仿若没听见似的，盯着我的眼睛忽然轻笑了一声，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笑，一霎时仿佛雪都融了。

「阿芜，谢谢你。」谢谢你对我没那么冷漠，只是这话他没说出来。

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说谢谢，但是我也没心思去猜了。

18

这件事牵扯甚广，绊马索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皇家狩猎场？

父皇顺藤摸瓜的扯出一连串儿的罪臣，为首的人乃是前朝余孽，隐姓埋名几十年，只为诛杀皇族，做着光复前朝的美梦。

只可惜一朝梦碎，万事成空。

卫裕安醒了之后便移回了瑞王府，我时常去探望他。

自狩猎场之事过后，他便时常要我待在他身侧，往日也没觉得他那么黏人，如今的做派更像是小孩子了。

元宵节那日，他向父皇求了旨赐婚，父皇很爽快的同意了。

也是，瑞王功高盖主，是本朝最有权势的异姓王之一，父皇有意打压却找不出理由，如今送上门的自然没有不用之理。

光是驸马仕途之事上的压制，就足够了。

一个没有未来的王府，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。

三月十九良辰吉日，宜嫁娶，婚期便定在这一日。

时间紧任务重，嫁衣是轮不着我自己绣了，公主府请了十几个技艺精湛的绣娘来缝制我出嫁用的婚服盖头，最后再由我缝上最后几针便算作是自己绣的了。

二月二那日，瑞王府派人抬来聘礼，流水一般的担子抬进了公主府。

沈嬷嬷笑的嘴都合不拢。

只是很快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这担子的数量未免也过于多了些。公主府前院放满了红绸盖着的聘礼担子，只是分隔于两边。

我见到了那日在福瑞德见到的侍卫，杨珏身边的。那侍卫恭恭敬敬的抱拳行礼，「在下恭贺公主殿下，这些都是将军给您的礼物。」

他的目光扫过左边的这一排担子。

「抬回去。」

侍卫又低下头，「将军请您无论如何都务必收下。」

「杨珏呢？」

「北疆战事吃紧，将军这会儿已然出城百里了。」那侍卫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，亲手交到我手中，「信是将军留给您的。」

我将信封撕开，里面的信纸上规规整整的只写了十六个字。

平安喜乐，无灾无祸。

举案齐眉，儿孙满堂。

大抵世间最美好的祝愿也不过如此。

「在下告退。」

那侍卫匆匆忙忙的走了。

凝雁有些手足无措，「殿下……这怎么办？」

「吩咐库房列好单子，收起来吧。」

第二日。

「殿下，库房的人已经列好单子，里边就连您从前说过的冰花芙蓉玉、鸡血梅花琉璃珠也有呢。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么？」

「只是多了只玉镯，依奴婢瞧着该是成对的，不过这里只有一只。殿下过目。」凝雁说着便想将单子和玉镯递到我手中。

「不用管了，既已清点好，单子便收了吧。」我剪下瓶中花朵的杂枝，没有在意。

婚礼那日热闹的很。

一大早天还未亮便被叫醒，全福太太为我梳着头发。

这位全福太太乃是衡王府的老王妃，六亲皆在，儿女双全，是难得的有福之人。

「一梳梳到尾。」

「二梳梳到白发齐眉。」

「三梳梳到儿孙满地。」

「四梳梳到四条银笋尽标齐。」

.....

19

我被全福太太扶着出了房门，手心被塞了条红绸，我略微低头瞄见了那头莹白的手，顿时觉得无比安心。

轿子绕了一大圈，在瑞王府停下。

卫裕安撩开轿帘，牵住我的手，「阿芜，到了。」

门口的鞭炮声噼里啪啦，宾客们祝福恭维的话源源不断。

跨过火盆，来到正厅。

父皇坐在上首，瑞王和瑞王妃坐在两侧。

「一拜天地！」我回身向天地一拜。

「二拜高堂！」父皇他们连声说好。

「夫妻对拜！」

我与卫裕安相对而立，缓缓下拜，隐约听到他低低的笑声，接着耳边便只剩下了宾客们喧闹调侃的声音。

「送入洞房——礼成！」

我被簇拥着送进了房间，四处皆是一片红，床榻的锦被上洒满了花生桂圆之类的干果，图一个「早生贵子」的好彩头。

桌上摆着酒壶和杯子，我坐在凳子上安安静静的等着。

「吱呀——」门被打开，轻轻脚步声仿佛踏在我心上。心跳如擂鼓，我一瞬间竟有些紧张。

卫裕安缓缓地掀开盖头，四目相对，「阿芜，我好开心。」

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」我躲避着他的视线，不敢正眼看他，只觉得耳根发烫。

「我都两个月没见到你了。」他越说表情便越发委屈，「得补回来。」

合卺酒下肚，卫裕安的眼神越发……不对劲。

「阿芜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卫裕安灵巧的舌撬开贝齿，长驱直入，直到我呼吸急促，推搡着他才放开。

他起身将我抱起，一甩手锦被上的干果纷纷落地，骨碌碌的滚了好几圈。

我被放在床榻上，卫裕安俯身上来，将我发间的珠钗珍宝尽数拆下，随意的扔在一旁的小桌上。

纤长的手指挑开胸前的衣带子，浑圆的肩头便露了出来。

卫裕安的声音微哑，「可以吗？」

我别开脸，红着脸微不可查的应了声，「……嗯。」忽而又想起来什么，「你的伤？」

「早好了。」

微凉的唇贴在锁骨处，牙齿轻轻的啃咬，留下星星点点的梅花红痕。略带薄茧的手探进衣服里，扯开了小衣的带子，握住了那柔软的一团，反复揉捏变幻出不同的形状。

巫山云雨共相赴，鸳鸯锦被翻红浪。

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罢休。

.....

这之后的日子很悠闲，除了……咳，不提也罢。

我与卫裕安相对而坐，我执白子，他执黑子。

凝雁匆忙赶来，「殿下，宫中传出来了北疆八百里急报。」

「杨将军……身殒。」

我怔愣了片刻，手中的白子还是没落下去。

「阿芜……」卫裕安牵过我的手。

我冲他笑笑，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可惜。」

大千世界，万物都燃尽一生。

做一只小鸟多好。

来生只要飞得高。

（正文完）

杨珏番外

杨珏忽然想起初见公主时的场景。

和煦的天，御花园的桃花一朵挤着一朵，团团簇簇拥在一起，断了线的纸鸢飘着落在他的手边。

夫子留下的课业还没背会，他猛的盖住脸，长叹一声。

轻缓的脚步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来人是小丫头，鹅黄色的衣衫像极了盛开的棣棠花，嫩绿的枝桠都冒着生机，好似手指一点便能沾上些清晨的露水。

「那是我的纸鸢。」小丫头怯生生的解释，清澈的瞳仁映出他的影子。

他偏生出了一股躁意，冷着脸将纸鸢塞到了她的手里，心中却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今日背的那篇诗，莫名的好像有些理解了。

后来，小丫头常常找机会接近他。

杨珏自小的家教便是不能随随便便相信一个莫名其妙对你好的人。

他像一只刺猬，竖起浑身的尖刺拒绝来人的一切好意，却在不经意间沉沦，一点点露出自己温暖柔软的肚子，展示出自己的软肋。

他对小丫头时常冷冰冰的，面上也没什么表情，甚至没正儿八经的说上几句话。

可是真当她因故没来太学等他的时候，他又觉得不该是这样。

那日天边的火烧云颜色绚丽，仿佛天宫仙子打落的染料，他站在角落里等啊等，一直等到天色渐暗，也没等来那人，面上的落寞无论怎样都掩盖不住。

小丫头兴高采烈的跟他分享宫里的趣事，还把自己绣的锦囊递给他，也不知他脑子当时是不是抽风了，竟然因为听旁人说她与御史家的小公子多说了句话，便顺手丢了。

晚间躺在床上，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。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摸黑去了草丛，废了好大气力去寻那枚锦囊，此后锦囊便塞在他胸前靠近心脏的位置，半刻不曾离身。

再次去皇宫的时候，姑姑杨妃正为他物色着京城各家的贵女，他随意翻看了几页便将册子撂到一边，随口提起了六公主芜华。

对方苦口婆心的劝说，「阿芜是个好姑娘，但阿珏，她不适合你，你得担起杨府的未来。」

「姑姑，我只要她。」那是他第一次跟平日里最亲近的姑姑犟嘴。

小丫头只当是故去的母妃与杨妃交好的缘故，哪料想是他从中斡旋。

赐婚的圣旨传遍了东西六宫，传遍了整个京都，谁人不知六公主芜华与杨府公子杨珏订了婚。

如今便只等她及笄了。

他想着日后他与小丫头定然能举案齐眉，相敬如宾，做对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，却没想到北疆的战事越发危急。

他甚至来不及好好的跟小丫头告别。

北疆的风景与京城大不相同。

他想着以后一定要带着小丫头四处转转，去看看江南的灰瓦白墙和如画山水，来北疆体会一下漠漠黄沙和都关的月。

北疆也有春桃呢，开的一样秾丽，香的痛痛快快。

不过战事一直拖着没什么进展，他想速战速决。早一点回京去取了他拜托玉器大师制的一对玉镯，他想亲自去参加小丫头的及笄礼，然后亲手将及笄礼物交到她手中。

于是原定六个月才能打完的仗，硬生生被他缩成四个月。

大漠风沙袭人，冬日一至，便更加难捱。暴风雪迷眼，最后一场决胜战役他们被困在了敌人的包围圈。

淬了毒的流矢不长眼，恰好便扎在他的胸口，破空的羽箭没入皮肉，那一瞬间他心跳如擂鼓，满脑子里想的是这场仗败了怎么办，回不去京都怎么办，还有……小丫头怎么办。

风裹挟着雪花直往眼睛里钻，援军到的时候，他的脸色已然白的不像话，一时分不清到底是脸色还是雪色哪个更白。

他做了一个好长的梦。

梦里亲眼见到六公主嫁与他，红绸将脸颊映成胭脂色，她穿着热烈又带着蓬勃生机的红色婚服，金钗步摇晃荡，小丫头还带着他送的玉镯，一抬手当啷作响。

梦外，医术精湛的老军医使劲浑身解数，幸而保全了他的性命。

「将军做好心理准备，您伤了根本，每日需得按时服药，此外，恐怕……撑不了几年时间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半晌才听到他平静不带一丝波澜的声音。

从满怀期待到一朝梦破，需要多长时间？

他冒着大雪赶回京，终于赶上了小丫头的及笄礼。

回京之后的第一件事，他当众退了婚。

说什么的都有，他什么都不在乎。只是看到对面那人一瞬的错愕，他竟懦夫似的想逃。

那天的雪好大，称得上百年难遇。

雪花簌簌的落满了他整个肩头，头丝上也是，就连睫毛上也落了几朵，化开后分不清到底是雪水还是泪水。

没人知道，他在雪地里站了多久，亲眼目睹心爱的姑娘灰了心丧了气，然后一步一步走向旁人。

他还是放不下，顾烟跟公主关系好，她的生辰想必小丫头怎么着也得来。他自私的想着，只看一眼便好，自以为装的毫无破绽，实则拙劣不堪。

.....

他常常一个人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呆呆的坐着。

库房里堆积的珍宝落了灰，每件都切中女儿家的喜好，原本是他一件一件寻来用作给她的聘礼，不过如今该是用不上了。

她喜欢上了旁人，卫裕安受伤之时她的担忧不是假的，这样的表情曾经独属他一人，而今再与他毫无瓜葛。

元宵节那日，陛下为小丫头赐了婚，许的正是瑞王世子。

二月二那天他又从京城启程回到北疆。

聘礼做了礼物，总归是有些用途了。

为免她不收，他还特意留下封信，短短十六字的祝愿，他来回回回写了好几遍。

.....

北疆春日极短，桃花开了满山，一弯弦月朦朦胧胧。

「我曾想过，带她来北疆，瞧瞧漫漫的黄沙，看看都关的月亮，亦或是灼灼的春桃，可是都没机会了。」

「以后会有另一个人陪着她，去江南也好，来北疆也好，哪儿都好。」

侍卫常青问他后悔与否。

他拈着一朵春桃，轻柔地抚摸着花瓣，「后悔？我从不后悔。即便是再选一次，我依旧会那么做。」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昂起头望着天边的月。

他说，「常青你瞧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也有悲欢离合。」

「没什么可后悔遗憾的。」

可是他嘴唇一瞬间的翕动，和骤然收紧、现出青筋的手是掩不住的。

他转了话头，忽而问，「让你去方大师那里取的东西呢？」

退了婚之后，玉镯便没取回来。

常青拿出小木盒，跪地请罪。

「将军恕罪，常青私心留了一只公主府。」将军的心意他想让公主知道。

「罢了，反正她也不会瞧，都无所谓了。」

他接过，从里边拿出了另一只，静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惊世骇俗地套上了自己的手腕。

烟粉色的玉镯剔透无暇，对着月亮透出一阵冷光，他突然笑出声，「真好看。」

「手镯好看，月也是。」

「只是……我有所念人，隔在远远乡。」

「而今，举目见月……不见君。」

我的赞赞呢？把你们的赞赞都冲我砸过来吧！

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